

关于文质说的一则史料的考辨

束景南

《西京杂记》载有一则关于司马相如的重要材料：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盛览，字长通，牂柯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这条记载向来被作为研究司马相如与汉代文质说的重要史料而加以引用，实际《西京杂记》这条记载不可信。按：梁殷芸辑《小说》记述同一条事，归之于扬雄：

扬雄谓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叹服不已。其友盛览问则何如其佳？雄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成质。”雄遂著《合组》之歌、《列锦》之赋。（《绀珠集》引。参见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

据《西京杂记》，是相如与盛览问答，歌、赋为盛览作；据《小说》，是扬雄与盛览问答，歌赋为扬雄作。两书记载大异。两相对照，《小说》所记比《西京杂记》可信：

1.《西京杂记》云“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这里“宫”、“商”非指音乐上的五音，而是指字的声调，即四声。《汉书·艺文志》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本在诵读，重字音的声

调。汉代辞赋（特别象相如赋）是散赋，并不入乐，自是重声调的平上去入，作赋之法与音乐的五音无关。按四声以宫商角徵羽命名，始于三国魏时。封演《闻见记》云：“李登以五声命字”。

《魏书·江式传》称：“吕忱弟吕静，仿李登之法，作《韵集》，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此所谓宫商角徵羽，即指平、上、去、入四声，赵翼《陔余丛考》有《四声不起于沈约》论及此。可见所谓“一宫一商”，为魏晋以后人语，相如之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法。殷芸《小说》未有此句，所记要更可信。

2.《西京杂记》称盛览为“牂柯名士”，盛览为何时人史无记载，但不可能与司马相如同时。司马相如的卒年，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云相如“卒后五岁，上始祭后土”，武帝祭后土在元鼎四年，由元鼎四年上推五年，为元狩五年，是相如卒于元狩五年（前118）。然《汉书·地理志》云：“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在相如卒后七年的元鼎六年才设牂柯郡，如盛览与相如同时，则不得称为牂柯郡名士。据《史记·西南夷传》记元鼎六年灭且兰国开牂柯郡云：“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为发南夷兵，且兰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可见元鼎六年开牂柯郡以前，这里为且兰国。常璩《华阳国志》云：“楚顷王时，遣庄蹻伐夜郎，军至且兰，秣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秣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国”。此说为误。《史记》、

《汉书》述庄蹻之事均无此说，《西南夷传》分明称“行诛隔滇道者且兰”，“遂平西南夷为牂柯郡”，称国名为“且兰”而非“牂柯”，断无庄蹻改且兰国为牂柯国事，故郑珍云：“果如常（璩）说，且兰自蹻后名牂柯，何以终西汉世止称且兰，不一及牂柯？”（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元鼎六年以前，此地北为夜郎

国，南为且兰国，故汉平西南夷时提及夜郎国与且兰国，而绝无言及有牂柯国者，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唐蒙已略通夜郎”，相如略定西南夷也只说：“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为臣妾。”又相如《难蜀父老辞》也是说：“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均无牂柯国。如盛览与相如同时，则当称“且兰国名士”而不当称“牂柯名士”。唯有盛览是与扬雄同时，才可称“牂柯名士”。

3.《西京杂记》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同扬雄的文学思想相合。扬雄提出了“神化说”和“神心说”他在《答桓谭书》中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这种赋的“神化说”也就是“神心说”，他在《法言·问神》中说：“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神在所潜而已矣。……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亡。”神在心之所潜，心若能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则入乎神，李轨注云：“测于天地之情者，潜之乎心也。心能测乎天地之情，则入乎神矣。”推之于文，作文若能随心之所潜，达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测乎天地之情，则文章便达于“神化”。可见扬雄说的“神化”是指赋家之“心”而言：创作时赋家之心能纵横捭阖，潜天入地，操纵自如，文章便臻于出神入化之境，这同“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说法是一致的。这种神化说也就是强调用“神”、操“心”，畅达地表现中心之声，中心之情，故他又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者，难矣哉！”扬雄的神化神心说涉及到了作家如何用“心”运“神”的问题，这一重要文学思想在扬雄以前（包括相如）尚无人论及。

4.《西京杂记》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这种文质说也符合扬雄的文质说。文质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想，是扬雄第一个提出来的，在扬雄以前，文质说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社会历史观和宇宙哲学思想，还不是一种文学思想（注）。到扬雄，才把文质说运用到文学思想中。扬雄认为阴为质，阳为文，宇宙万物都是文与质的统一：“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太玄·文首》）文学亦然，在《太玄》中，他明确简要地概括了他的学术和文学的文质说：“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是故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例如他用文质说评论屈原的辞赋，认为屈赋“文肆而质𨾏”（《反离骚》）。应劭注云：“肆，放也。𨾏，狭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辞·远游》乘龙之言也。质𨾏者，恨世不用己而自沉也。”可见扬雄所说的“文肆”，指屈原作品雄放俊逸的文辞与神奇迷离的表现手法，是就作品“文”的方面言；所谓“质𨾏”，指屈原作品中不能知“时”而行竟自沉身的志向情趣，是就作品“质”的方面言。司马相如时代，尚无人用文质的文学思想来认识诗赋文章。

从各方面看，《小说》所记要比《西京杂记》所记可信。为什么二书记载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就涉及到《西京杂记》一书本身的问题。《西京杂记》向来被认为是刘歆或葛洪所作，实际它在唐以后被人窜伪（我另有专考），伪造成一本以刘歆口气写成的书，已同殷芸时所见的原本《西京杂记》大有不同。拿今本《西京杂记》同殷芸《小说》中所引《西京杂记》比较，可以发现今本《西京杂记》都要比殷芸《小说》所引《西京杂记》语句更丰富增多，明显经过了窜乱润色。如殷芸《小说》引《西京杂记》一条如下：

汉成帝好蹶鞠，群臣以蹶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大

悦，赐之青羔裘，紫绿履，服以朝覲。（《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八引《小说》）

按此条今本《西京杂记》作：

汉成帝好蹀鞠，群臣以蹀鞠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之青羔裘、紫绿履，服以朝覲。

班固《汉志》有《蹀鞠》，刘向在《别录》中对蹀鞠有所叙述，《世说新语·巧艺篇》注引傅玄《弹棋赋序》曰：“汉成帝时好蹀鞠，刘向以谓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棋。”此即本自刘向所述。作《西京杂记》者将此条采入，自然应是作“刘向作弹棋以献”的叙述口气。但窜伪者为要造成《西京杂记》是刘歆作的假象，便不惜窜改成“家君作弹棋以献”了。殷芸作《小说》体例严谨，凡所引，必注出处；凡有不同记载，必同录载，而不随意妄改，这为当时六朝同类书所不见，余嘉锡在《殷芸小说辑证》中也说：“考芸所纂集，皆取之故书雅记，每条必注书名，体例谨严，与六朝人他书随手抄撮不著出处者不同。援据之博，盖不在刘孝标《世说》注以下，实六朝人所著小说中之较繁富者。”如就此“蹀鞠”条，殷芸《小说》又另引一条不同的记载：

汉成帝好蹀鞠，左右以为劳。帝曰：“择似此而不劳者奏之。”乃作弹棋以献。或言始于魏文帝宫人妆奁之戏，帝为之特妙，能用手中角拂之。有人自言能，令试之，以葛巾低头拂之，更妙于帝。（《绀珠集》，又《类说》）

此条非出自《西京杂记》，而引自他书。可见殷芸并不把不同材料随便拼凑窜乱，以意改动。若殷芸之时已有相如盛览问答的记载，他应会把不同记载一并辑入，殷芸只辑录扬雄盛览问答，可见殷芸之时还无相如盛览对答的记载，必出于后人窜乱。只是历来人们惑于刘歆葛洪的大名和《西京杂记》记载之古，皆信《西

京杂记》所记，而殷芸《小说》所辑的记载反不为人注意了。

（注）参见拙文《文质说：作为一种文化学的历史发展》，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3年1期。

作者工作单位：杭州大学古籍所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晋书·谢安传》辨误二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谢安传》卷首下各附传人名云：“……安弟万、万弟石、石兄子朗、朗弟子邈”。按：“朗弟子邈”，“朗”为衍字。谢朗与谢邈为同一辈份的堂兄弟，都是谢安之侄。在本卷《谢朗传》中载朗父名据；《谢邈传》载邈父名铁，永嘉太守。而《南史·谢晦传》云：晦为晋太常袁之弦孙，“袁子奕、据、安、万、铁，并著名前史”。可见朗父据与邈父铁为兄弟关系，则朗与邈同辈。《资治通鉴》卷111晋安帝隆安三年亦云：“邈、冲，皆安之弟子也。”另外，《世说新语》书后所附谢氏族谱亦明载据、铁为一辈，朗、邈同为一辈。东晋南朝时期世族极重谱谍，而陈郡谢氏又为过江一流高门，谱谍的严谨可想而知。清人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卷4谢安条作“……奕子玄石、兄子朗、弟子邈”为是。

又，邈传称邈死于孙恩之乱：“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恚，与邈书告绝。邈以其非妇人词，疑其门下生仇玄达为之作，遂斥玄达。玄达怒，遂投孙恩，并害邈兄弟，竟至灭门。”按：孙恩之乱并未能将邈满门杀绝，《南史·谢方明传》云：方明“祖铁字铁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秀度，中书郎，家在会稽，病归，为孙恩所杀，赠散骑常侍。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邈在郡。孙恩寇会稽，……方明劝邈避之，不从，贼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长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俱投邈，礼待甚简，二人并恨，遂与恩通谋。……方明体素羸弱，而勇决过人，结邈门生讨嗣之等，悉禽手刃之。”可见，谢邈兄弟一支非但未被杀尽，而且报了灭亲之仇，并备尽营葬之礼。谢方明入宋后从政颇以能干著称，其子惠连十岁能著文，文章之美，流于当世，与族兄谢灵运奇文共赏。谢氏高门兴盛一时。

• 李琼英 •